



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

2018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三大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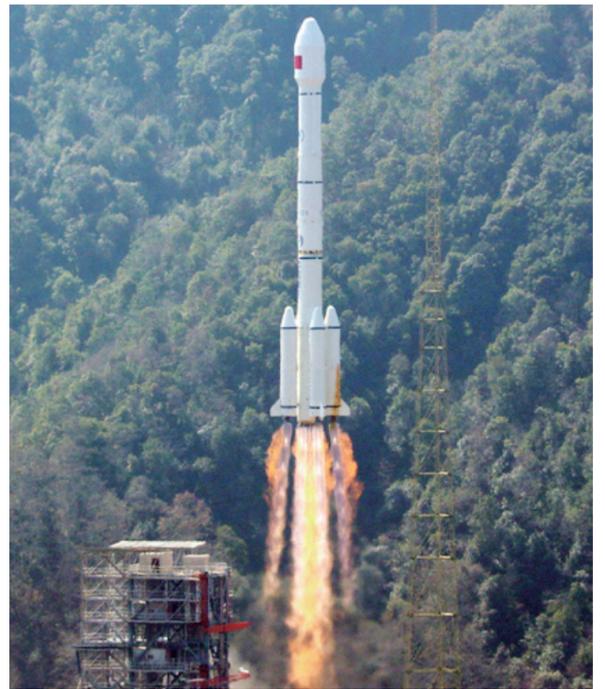
12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北斗三号导航卫星以“一箭双星”的形式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2018年以来,长征系列火箭完成的第7次成功发射。43天7次发射、平均每次不到一周……这些只是今年长征系列火箭高密度发射的一个缩影。
2018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看点有哪些?记者在西昌采访时了解到,今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预计将执行以北斗卫星组网、嫦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次发射任务,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开启“高密度”节奏。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2月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第三次发射,也是农历鸡年中国航天的“收官之战”。
“至此,我国所有的北斗卫星都是从西昌飞向太空的,成功率达到了100%。”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董重庆说。
组建于1970年12月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等航天发射任务,是我国发射卫星最多、发射轨道最高的航天发射场。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后续将进行集成测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四颗北斗三号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后将发射18颗北斗三号卫星。而这18颗卫星将全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据了解,北斗卫星导航星座由中圆轨道卫星、倾斜地球轨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组成,这些轨道都属于中高轨道。
目前,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是发射中高轨道卫星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说,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14次发射任务有8次将是“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2010年,新一代适于直接入轨“一箭多星”发射的导航卫星专用平台研发成功。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介绍说,平台具有轻量化程度高、易于安装和拆卸、结构通用性组合性好,可根据不同构型随意组合,特别适于“一箭多星”发射的特点。
这次发射任务临近春节,但工程全线数千名参研参试人员聚精

会神扎根任务一线——发射场系统面对3个月连续执行7次航天发射的超高密度,精心组织指挥,优化测试流程,严格质量管控;运载火箭和卫星系统积极破解多型任务交叉并行带来的难题挑战,科学调配人员、合理统筹资源,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分布于大漠戈壁、深山雪原、海岛边疆、大洋太空的测控站点、远望号测量船和中继卫星“陆海天”立体接力测控,通过大团结大协作,实现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67次飞行。



2月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35次发射任务再创新高 两款火箭将成“主力军”

在2018年航天科技集团的35次火箭发射任务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和长征二号丙火箭将分别发射14次和6次,占全年发射次数的近六成,堪称“主力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14次发射任务有10次将发射北斗导航卫星,其中8次将是“一箭双星”的方式执行发射任务。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而言,高密

度在后续几年里将会成为常态。“从2018年到2020年,长三甲系列火箭预计将执行40次发射任务,我们的任务非常饱满。”岑拯说。
根据规划,2018年底北斗三号将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具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而这18颗卫星将全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来说,高密度发射既是急难重的挑战,同时也

是提高应对任务能力的机遇。”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介绍,自诞生之日起,长三甲系列火箭就承担着我国火箭探索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发展模式的重任。
长三甲系列火箭在2015年曾创造出109天成功实施7次发射的纪录。研制队伍在前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实现同一种构型的火箭在单机、系统甚至箭上互相通用,让火箭与不同任务自由搭配,

实现快速反应、按时完成。
长征二号丙火箭也将在2018年迎来“大考”。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丙火箭总指挥肖拯说:“今年,长二丙火箭预计将有6次发射任务,研制队伍将在多个发射场作战”。在2018年的6次发射中,长征二号丙火箭将在时隔19年后重返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发射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中法海洋卫星,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提供“金牌助推”。

长五再出征、长七忙改进:新一代运载火箭蓄势待发

作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也将于2018年迎来新挑战。
2017年,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送入太空。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货运专车,虽然在2018年没有发射任务,但长征七号仍“时刻准备着”。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火箭总指挥王小军介绍,研制团队今年将在前两次成功发射的基础上,创新方法,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产品可靠性,为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发射货运飞船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研制

团队还正在开展长征七号改进型火箭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针对卫星发射及其他领域任务,积极开拓市场。
备受瞩目的长征五号也将在2018年迎来“复出”。作为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肩负着未来我国探月三期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任。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全年宇航发射计划显示,长征五号将在2018年下半年执行发射任务。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迎来批量生产阶段,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新款重型火箭指日可待 2030年我国火箭运载能力或将赶超“猎鹰”

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成功发射了目前全世界运载能力最强的“猎鹰重型”火箭,一时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中国何时也能发射像“猎鹰重型”这样的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型号系列总师龙乐豪院士表示,“我们将研制比‘猎鹰重型’规模更大的火箭。”

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2017年公布的《2017-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显示,我国重型运载火箭计划于2030年前后首飞。
此前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上也曾指出,备受瞩目的中国重型运载火箭拟命名为“长征九号”。也就是说,约10年左右,“长征九号”运载火箭将飞天,运载

能力超过“猎鹰重型”火箭。
数据显示,“猎鹰重型”起飞质量约1420吨,最大直径3.66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63.8吨;“长征九号”预计起飞质量将达3000吨,最大直径约10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于10吨,其结构和尺寸质量均将突破我国现有运载火箭能力水平。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

天的舞台就有多大。”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型号顾问黄春平形象地将火箭比作进入太空的“云梯”;“没有运载能力更强的火箭,就像人上楼没有电梯一样。中国航天由大到强,火箭要先行。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迎头赶上,加快推动重型运载火箭的立项和研制,把我国的重型运载火箭早日送上天。”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李国利、胡喆、王东明、梁珂岩

虚拟货币行情“大跳水”、监管加码 为啥仍有人转入地下“死磕”到底?

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随后,2018年1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央行营业管理部等部门先后连发三文,再次强化对虚拟货币监管。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虚拟货币交易转入“地下”,数十个交易平台提供点对点的场外交易,市场活跃。

记者探访:禁令下多个交易平台提供场外交易

近日,记者在一家名为“火币网”的网站注册登录。该平台提供虚拟货币的场外点对点交易服务,也就是说有买币和卖币需求的人,可以到平台上发布消息,然后约定付款方式完成交易。
记者点击该网站的“法币交易”发现,买卖信息极为丰富。“拍下”一定数量的比特币后,平台会

将卖家的比特币锁定。记者选择支付宝为付款方式,通过支付宝向卖家转账,并到网站上确认完成付款,交易就成功了。记者随后收到了系统划转到账户上的虚拟货币。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去年9月我国开始对ICO和比特币交易进行清理,但是,目前仍有数十个

类似“火币网”的场外交易平台十分活跃。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的监测报告称,截至2017年11月25日,支持比特币兑人民币的C2C场外交易平台已达21家,上线时间集中在10月下旬到11月,服务器均在境外。
此外,今年以来,一些微信

群、QQ群也成了虚拟货币地下交易信息发布的阵地。来自上海的曾先生介绍,他加入的几个虚拟货币交流群,每天都有几百条买卖报价的信息。近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行情断崖式下跌,而这些群里则是“抄底”之声不绝于耳。“每天推送成百上千条这样的内容,真让人受不了。”曾先生说。

“禁令”应升级,实施穿透式监管

根据现有监管政策,任何场景下各种场内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或者媒介都不得进行人民币与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也不允许平台以中介形式进行撮合交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教授认为,当前,监管层应当更深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境、跨领域流动的特点,提高监管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为,有必要加强账户监管和外汇监管,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穿透式监管。考虑建立黑名单制度,无论其运营主体和主要负责人国籍如何,都将其主体和相关

责任人列入黑名单,禁止或部分限制其今后在境内开展活动、从事相关金融业务。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将虚拟货币交易和ICO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内,可以与这些国家开展广泛的跨境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杨东表示。
有专家指出,对当前的ICO项目转移到国外的现象,相关监管部门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以规制,防止敏感数据流失,防范跨境犯罪风险,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依法采取其他更为严厉的监管手段,如切断访问链接等直至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仍有不少人幻想“一夜暴富”,躲避监管花样翻新

2018年以来,虚拟货币行情上演“大跳水”。2月以来,比特币连创新低,一度跌破6000美元,较去年约2万高位跌去了70%。以太币也同样下跌惨烈。然而,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虚拟货币会卷土重来。
——“一夜暴富”的羊群心理作祟。“目前ICO的市场状态可以形容为羊群心理。”上海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副所长孟添说,很多投资者不了解ICO是什么,甚至对于区块链、比特币的了解也很少。这本来是很小众的投资市场,但现在却扩散到普通老百姓。
孟添认为,越来越多的伪金融创新利用ICO这样的模式,以此为幌子非法集资,对公众造成了投资虚拟货币可以“一夜暴富”的从众心理。“人们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够。”
——花样翻新试图绕过监管。目前,部分ICO项目绕道国外继续经营,其机构的设立以及代币的发行与交易名义上在国外,但是实际

上的项目、责任人和投资人都在国内。在2017年10月至11月集中上线的比特币兑人民币的交易平台,其网站服务器所在地主要分布在香港、美国、日本等地。
“币币交易”也成为绕过监管的新花样。深圳一位比特币投资者范源透露:“去年9月份之后,比特币交易采取‘币币交换’的方式在境外进行。买家先在境外用人民币购买一些代币,如以太币等,再回到平台上拿以太币再换取比特币。”

——“矿工不相信眼泪”。“矿工”小董透露,一台矿机工作一年成本约21570元,一年产量是5.84个以太币,1个以太币成本约3693元。和以太币2月6日一度跌至630美元附近,已经接近挖矿成本价。
“我坚信下跌只是一时的,长期看好,刚刚又购置了2000台矿机,挖到币就持有,短期不会卖。”小董说,国内关停虚拟货币交易以后,担忧未来有关部门禁止挖矿。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刘开雄、王淑娟、杰文津、吴燕婷、朱慧卿